

爱默生对斯蒂文斯的诗学影响管窥

杨水平

(川北医学院 外语系,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 通过解读爱默生的作品《美国学者》、《诗人》以及斯蒂文斯的书信等提炼出两者相契合的三个诗学观点:“诗学自立”、“平凡事物寓奇迹”和“诗人创造新象征”。以斯蒂文斯的《坛子轶事》和爱默生的《紫杜鹃》两首诗为主要实例,以《坛子轶事》与《希腊古瓮颂》,《紫杜鹃》与《水仙》两组诗对比研究为辅助,印证了斯蒂文斯传承和发扬爱默生的诗学理论,他是爱默生这颗“北极星”照耀下美国诗坛升起的一颗明星。

关键词: 爱默生; 斯蒂文斯; 《坛子轶事》; 《紫杜鹃》; 象征

中图分类号: I 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10) 01-0111-04

Emerson's Influence upon Stevens in Poetics

YANG Shui-ping

(English Department,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637000,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Emerson's works, *The American Scholar*, *The Poet* and Stevens' letters, three aspects of Emerson's poetics are concluded: "Self-reliance in poetics", "Singing for the miracles in America", and "Poets' creation of new symbols". Tak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ecdote of the Jar* and *The Rhodora* as the major example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Anecdote of the Jar* and *Ode on a Grecian Urn*, *The Rhodora* and *The Daffodils* as the supportive examples, this thesis asserts that Wallace Stevens was influenced by the poetic tradition started by Ralph Waldo Emerson and Stevens carried on the tradition further.

Key words: Emerson; Stevens; *Anecdote of the Jar*; *The Rhodora*; symbol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把诗人分为两类:“强大诗人”和“弱小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1879 - 1955) 和爱默生都被归为美国浪漫主义传统下的“强大诗人”,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齐名^[1]。爱默生的诗作不少,但学界对爱默生是否堪称一代诗人颇有争议;尽管如此,爱默生对美国诗坛的影响力却毋庸置疑。一方面,其诗集中不乏经典流传之作,如:《紫杜鹃:有人问

起这花从哪里来?》^①,短小精湛;《康科德碑颂歌》被当作“美国文学的精品,长期收入美国教科书中,受到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的喜爱”^[2]。另一方面,他的演讲《美国学者》、《诗人》和他的哲理散文对后来多位诗人的诗学理论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包括斯蒂文斯。中国学者常耀信认为:“爱默生当年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三位或者两位作家之一,同辈中他当之无愧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影响跨越了他那个世纪。当代作家中,

收稿日期: 2009-10-11 修回日期: 2009-11-17

作者简介: 杨水平 (1982-), 女, 四川南充人, 助教,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① 该诗的中文译本来自刘守兰著作:《美国名诗解读》,详情参见参考文献 [2]。《紫杜鹃:有人问起这花从哪里来?》是该诗的完整标题,为了方便阅读,下文提到该诗的标题时一律用其简称:《紫杜鹃》。另外,下文对该诗中诗句的引用都出于此,不再标注。

弗罗斯特和斯蒂文斯都回应了爱默生的哲学思想^[3]。爱默生研究专家凯瑟琳·图法耶尔罗(Catherine Tufariello)也指出,“爱默生的思想,光芒四射,像‘生命之光’照亮了惠特曼和迪金森的心灵……还指引了一大群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从华莱士·斯蒂文斯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到理查德·威尔伯和A. R. 阿蒙斯”^[4]。从《美国学者》和《诗人》以及斯蒂文斯书信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两位诗人诗学理论的契合点,他们的代表诗篇《坛子轶事》^①和《紫杜鹃》可以作为实例,来印证爱默生对斯蒂文斯的诗学影响。

一、拒绝外国学识的残羹

爱默生的诗学理论中贯穿了一个关键词——自立。他呼吁美国的学者们不要再盲目跟随英国,应该用美国的方式描绘美国本土世界。在被誉为“美国文化独立宣言”的《美国学者》演讲中,他说:

“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学习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周围,数百万计的青年正冲向生活,他们不能总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羹来获得营养……谁能怀疑诗歌将会复兴?怀疑它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就像天文学家宣布的天琴座中那个在天空闪闪发亮的明星,终有一天会变成光照千年的北极星?”^[5]

他的预言是正确的,斯蒂文斯就是他这颗“北极星”照耀下升起的明星之一,和惠特曼、迪金森、弗罗斯特等一道闪烁在美国诗坛的天空,照亮了美国文艺鼎盛的时代。斯蒂文斯拒绝成为他国的“学徒”,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为了避免受到来自华兹华斯、艾略特和庞德等当时名噪一时的大诗人影响,他有意识的避开阅读这些诗人的作品。在他给诗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当然,我从历史中走来,但是这个历史是我自己的历史,而不是烙上科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等人印记的历史。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对我特别重要的。我的现实—想象情结完全属于我自己……我意识到我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并且为了不让我自己吸收别人的东西,甚至是我无意识吸收,我有意避开阅读一些有明显风格的诗人,如艾略特和庞德。”^[6]可见,斯蒂文斯反感当他人

的“学徒”,坚定不移地确保自己诗学和创作的独立性,是爱默生式“美国学者”的典范。

爱默生不仅在诗学理论上倡导文学独立,也在实际创作中体现了他的志向。他的小诗《紫杜鹃》粗略勾画了一户美国荒野图。图画虽然没有点明背景是美国,但“荒漠”、“树林”、“乌黑的池水”和“红鸟”寥寥数语勾勒出了那个时代未开发的广袤的美国自然风光,全诗散发着美利坚合众国泥土的气息。最后一句,“把我带来的神明也把你带到这里”,更让人唤起一个在诗中信步荒野,直觉感应上帝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形象。整首诗的时空范围都在美国之内,信步荒野,个人精神和自然的精神统一在“超灵”之中,相互直觉感应,正是爱默生认为美国学者应该歌颂的身边的生活、事件和行动。

斯蒂文斯在用美国的方式谱写美国世界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淋漓尽致地歌颂美国山水,游刃有余地赋予美国情意。在《坛子轶事》一诗中,斯蒂文斯开门见山地介绍这个中心意象——坛子。它是在田纳西州——美国的一个具体地点,不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诗末再次提到田纳西州这个名字,让整首诗美国味十足。整首诗里也没有提到美国以外任何文化元素,这足以看出斯蒂文斯的视野专注于本国的土地上,不屑把目光投向外国,是一个活脱脱的爱默生式“美国学者”。同样是描写一个器皿,英国诗人约翰·济慈在他的著名诗歌《希腊古瓮颂》中多处援引希腊地名,如:滕坡谷(Tempe)和阿卡迪亚山谷(dales of Arcady)^[7]。整首诗歌的视野都笼罩在古希腊的文化地理上,非本英国的范围。斯蒂文斯关注美国自己的文化和济慈那种英国传统中重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基调截然不同,这显示了斯蒂文斯诗学观点中坚定地挖掘自己的历史,不靠“外国学识的残羹”来创作的独立精神。

二、歌颂美国奇迹

在演讲稿《诗人》中,爱默生又感叹,在当时的美国找不到他描绘的诗人。“我们美国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天才,他长着一双严峻的眼睛,他知道我们无与伦比的物质的价值,并且在各个时

^① 《坛子的轶事》一诗的中文译本来自刘守兰著作:《美国名诗解读》,详情参见参考文献[2]。下文对该诗中诗句的引用都出于此,不再标注。

代的野蛮和物质主义中看到 he 非常敬畏的”^[5] 自由意志和民主思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在等待诗人的歌颂，“我们滚动的木头，我们用树桩搭起的讲台和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渔业，我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我们的船只和废弃之物，流氓无赖的愤怒和老实人的卑怯，北方的商业贸易，南方的种植业，西方的大开发，俄勒冈和德克萨斯，都还没被歌唱过”^[5] 他感到焦急，因为这些美国奇迹都是转瞬即逝的，“他不会长久地等待诗歌的韵律将自己谱唱。”^[5]

美国的一沙一石，一花一草都是爱默生心中的诗人的创作题材。他的很多诗作也契合了这一点。短诗《紫杜鹃》的中心意象是一簇普通的紫陀萝花（又称紫杜鹃），没有华兹华斯《水仙》那么壮观的场面：“一丛丛，/一簇簇金灿灿的水仙……似繁星点点……亭亭玉立，百里绵延……万千水仙”^[2]。紫陀萝花就是普通的一簇，而且盛开的地方也偏远，是在穿过荒漠的树林里，乌黑的池水旁，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水仙》生长的地方：“在碧水畔，绿树下……沿着一波绿湾”^[2]。两者的生长环境虽有天壤之别，紫陀萝花的精神却远赛过那片水仙花。水仙花占着天时地利，欢快地跳舞，给世人以美的享受和宽慰。紫陀萝花出生贫寒，却天生丽质，气宇不凡，给小溪带去快乐，给池水带去欢愉，令红鸟感到惭愧。不仅如此，当被圣人问及为何把美艳白白地浪费在这荒野的天地之间时，紫陀萝花用神灵的口吻回答，“把我带来的神明也把你带到这里。”紫陀萝花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的，不如华兹华斯的水仙花生活环境那么完美，但是，它却给荒芜的世界带去了欢乐，给孤独的灵魂带去了信仰和依靠，展现了美国人民在这片旷野上乐观向上，积极生活的态度，也印证了爱默生的诗学理论，即：美国诗人用严峻的眼光从生活中最普通的角落发现美，发现诗意，不去向往异国风景，不去崇拜他乡山水。

爱默生尝试性歌颂了美国普通的风景——“一簇紫陀萝花”，斯蒂文斯则进一步挖掘了美国题材来作诗。斯蒂文斯恰是爱默生当年寻觅的天才，他和其他美国诗人一道，把美国的一草一木，一州一郡，人文风情，社会百态写进了诗歌，留下了美国人自己的诗篇。和爱默生的紫陀萝花相似，斯蒂文斯的“坛子”也处在荒野的背景之

中。和济慈的“希腊古瓮”相比，斯蒂文斯的坛子样子确实普通。古瓮上画卷连绵，形象生动；坛子“却色彩暗淡，没有花纹。”^[2]古瓮承载了动人的故事，令人振奋，使人同情，让人陶醉；普通的坛子虽然没有婉转动人的故事，却能让荒野肃然起立，让凌乱的荒野不再感到凌乱，让旷野不再感到荒芜，形象“高大巍峨，气宇轩昂。”^[2]普普通通的坛子在斯蒂文斯的笔下也变得有灵有肉，充满了人性，带上了神性，寓意深刻，留给读者无限的回味和思考空间。斯蒂文斯的诗作讴歌了美国的平常事物，给他赋予了神奇的象征意义，创造了美国式奇迹，和爱默生诗学传统一脉相承。无论是田纳西州的山丘、“坛子”和荒野，还是冬日里的《雪人》、杜松、云杉和寒风^[2]；无论是基韦斯特岛屿上唱歌的女孩、海天一色的景象、渔船和云彩，还是《冰淇淋王》里的女人、梳妆台、和旧报纸裹着的鲜花都是美国本土的产物^[8]，都在斯蒂文斯的笔下展现了美国的文化，都是爱默生心目中美国诗人应该谱写的对象，浸染了斯蒂文斯的心血，呼应了爱默生的呐喊，变成了美国诗歌长河里的浪花，折射出经典的美国意象片断。斯蒂文斯虽然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受过任何人的影响，当然包括爱默生，但正是这种追求完全独立个性的思想传承了爱默生诗学的精粹。

三、创造新的象征

除了追求思想和主题的本土性和独立性，斯蒂文斯还认为，诗人的语言文字也必须是自己独有的，这和爱默生颂扬的《诗人》的功能惊人地相似。在《诗人》一文中，爱默声称，“在生活与真理的岸边，我们悲惨地躺着，奄奄一息。我们无法接近任何一种思想……每一种思想也都是一座监狱，每一个天堂也都是一座监狱。因此，我们爱诗人……他打开了我们的锁链，将我们领到一个新的舞台”^[5]。每一种思想都会牵制人的思维，对接受新的思想形成一道障碍，走进一个思想就像走进一座监狱，被这个思想的锁链锁住。普通人要想从一个思想的监狱或舞台获得解放，走出去，接受新的思想就要靠诗人的力量。他们的一首诗就可以解开旧的思想的锁链，打破旧牢笼的束缚，打开新的舞台。所有人都需要得到这种解放，而这种解放的力量来自诗人的想象力。“……想象的本质是流动，而不是冻结。诗人不

是在颜色或形式面前驻足，而是要读出他们的意义；他也不会只满足于这种意义，而是要让这种同类物体作为他新思想的典型……这种意义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很快就变得陈旧、错误了。因为一切象征都是暂时的，一切语言也都是作为媒介和过渡物存在”^[5]。诗人创造出的象征暂时地传达了新的思想，之后他又会寻找新的象征。普通的那一簇“紫陀萝花”是爱默生找到的一个新象征，它寓意了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安排，都带有神性，即使在表面看来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只要心中充满信仰，欢乐和福社会在你眼前铺开。

斯蒂文斯说：“现代诗歌是找寻能够满足现代人的过程”^[1]。在过去，这个找寻的过程要容易得多，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舞台已经搭建，我们已经用语言给自己建造了一个虚构的语言模型（paradigmatic fictions），或叫做“传统浪漫主义玫瑰冰屋”^[1]。对现代诗人来说，这些陈旧的象征——“语言模型”不再有用，要按照现代人的大脑，用最恰当的词唱给最灵敏的耳朵，还要重复地唱，只按照他们的喜好去歌唱，让现代人感到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从而获得满足。这种满足与词语的变化是拥有者微妙的关联，但是诗人就要发掘出这些关联，把已经变得笨拙的语言修饰出新意，正所谓：“拙词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9]。这实际上就是要找到新的象征。一首真正的诗必定是一种能给人满足感的发现，他们或是“一个溜冰的男子，一位跳舞的女子，或是一位收割的妇女”^[1]。现代诗歌就是要找出这些可以带给现代人满足感的象征。因为陈旧的定势的象征已经看起来古板，甚至可笑，没有活力，不能给读者带来新意。现代的诗歌就是新的发现，能带来新意的新词句、新意象、新的象征。斯蒂文斯所说的“传统浪漫主义玫瑰冰屋”就是爱默生笔下的旧的象征，他们是暂时，只针对完成诗人要表达的情意，用过一次后就不再有用，不能永久的对应那种情意。如果不能创造出新的象征，新的思想就不能得到表达，人们就被困在那个“监狱”或是“天堂”的思想里，都一样不自由，得不到解放。所以，斯蒂文斯传承了爱默

生强调诗人要不断通过想象力创造新的象征而传播真理的诗学理论。《坛子轶事》是一首奇特的诗。诗中的坛子，“色彩暗淡，没有花纹，”很可能就是个普通的瓦罐，不会是光亮的陶罐。它是个普通的象征物，但通过斯蒂文斯对语言的加工，赋予了坛子奇特的意义。诗歌的第一行就以奇特的语言开头：“我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它浑圆丰满，屹立山丘”，但用白话译过来就是：“我把一只圆圆的坛子放在了田纳西的一座山丘上”^①。诗人用非常规的顺序来陈述这个坛子，寓意匪浅。首先，生活中这种坛子常被放在（墙壁上支出木等制的）架板上、桌子上和门前的梯步上^[10]。诗人却要把它放在田纳西，然后再第二行才点明放在一座山上。在英语里，地名的表达通常是从小说道大，即，先指出小的范围，再说出大的地理范围。诗人匠心独运，先给了个大的地点——田纳西州。这个给读者一个模糊的概念：一只手，拿着坛子，用神奇的方式，通过田纳西州附近的肯塔基州或是弗吉里亚州的上空，或是在一张地图上空移动，然后找到田纳西州，然后找到一个山丘，放下坛子^[10]。另外，对中国人来说，“把一个坛子放在山上”一句没有任何语法或语义问题。但是对于非常注重逻辑严密西方人来说，这个句子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坛子很小，山很大，坛子只可能放在山上的一块石头上、一截树桩上或是地上。如果不指出具体的小的地方，这个诗中的坛子就会让读者想象成一个和山丘成比例的有巨石的体积或是纪念碑的高度的奇特之物^[10]。斯蒂文斯用一个“放”字，加上一个奇特的语序和语境，就赋予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坛子非凡的意义，留给读者无限的思索和回味。

通过解读爱默生的《美国学者》和《诗人》等作品提炼出三点爱默生的诗学理论。第一，诗学自立，这是其理论的核心。美国诗人应该放弃用国外学识的残羹冷炙来飨美国读者，放眼新大陆，写美国特色的人文山水。斯蒂文斯宣称自己的历史没有任何人的烙印，完全属于自己，甚至为了避免无意识地受到一些作家的影响，他有意避开阅读他们的作品，其诗学独立的意识和决心

（下转第120页）

① 该诗句的原文是“I placed a jar in Tennessee, /And round it was, upon a hill.”该诗句的白话译文为本文作者翻译。

- [2] 杨时. 龟山集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十).
- [3] 郭齐, 尹波点校. 朱熹集 [C].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 [4] 朱熹. 朱熹诗话 [M] // 宋诗话全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5] 黎靖德. 朱子语类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6] 陆时雍. 古诗镜 [M] // 诗镜总论.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王利民.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32 (1): 104 - 109.
- [8] 朱熹. 读大纪 [M] // 文集. 四部丛刊本, 卷70.
- [9] 牟宗三. 性与性体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1] 陆九渊. 象山全集 [C]. 四部丛刊本, 卷三二养心莫善于寡欲, 卷三五语录下, 卷三五语录下, 卷一与曾宅之.
- [12] 张栻. 癸巳孟子说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六.
- [13] 韦应物. 韦苏州集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八, 卷七, 卷八, 卷八.
- [14] 陶渊明. 陶渊明集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三.
- [15] 朱熹. 大学章句 [M] // 四书章句集注.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7] 朱熹. 朱子性理语类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十二, 1992.
- [18] 朱熹. 晦庵集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一, 卷二, 卷一, 卷六, 卷二, 卷二, 卷十.
- [19] 朱熹. 御纂朱子全书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六十六.

(上接第114页)

传承和发扬了爱默生“诗学自立”的理论。第二, 用平凡事物寓意美国奇迹。爱默生认为身边的一点一滴, 一沙一石, 一草一木都是转瞬即逝的美国奇迹, 诗人要用睿智的眼光发现美, 发现真理, 传递神奇。斯蒂文斯的笔下的“坛子”、《雪人》、海边唱歌的女孩、海天地平线、渔船和云彩和旧报纸裹着的鲜花等意象都凝聚了浓厚的美国的文化, 都是爱默生诗学中所指的平凡事物。第三, 诗人创造新的象征。对爱默生来说, 诗人用想象力创造新的象征, 把读者从旧的思想的监狱里解放出来, 接近真理。但是, 这些象征又是暂时的, 过渡性的, 诗人需要不断地创造。斯蒂文斯在爱默生的理论上更进一步, 主张一首诗就是一个象征的发现, 这个发现能带给读者一种满足感, 后来的诗人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因为很多典型的象征已经形成, 诗人要靠想象力创造新的象征。斯蒂文斯传承和发扬了爱默生诗学里“诗学自立”、“平凡事物寓奇迹”和“诗人创造新象征”的观点, 他是爱默生这颗“北极星”照耀下美国诗坛兴起的又一颗明星。

[参考文献]

- [1] Adams, Hazard and Searle, Leroy.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C].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 刘守兰. 美国名诗解读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3] Chang, Yaixin.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ition) [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 Porte, Joel and Sandra Morri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lph Waldo Emerson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89 - 190.
- [5] (美国). 爱默生. 爱默生演讲录 [M]. 孙学宜.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6] Richter, David . H. E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3rd Edition) [C].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7: 1157.
- [7] Chen, Jia. Ed.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II) [C].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62 - 66.
- [8] 李宜燮, 常耀信. 美国文学选读 (下册) [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77 - 82.
- [9]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95.
- [10] Brooks, Cleanth and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200.
- [1] Adams, Hazard and Searle, Leroy. Ed. Critical Theory